



新影
正

論語

道春點

四

服部文庫
117
225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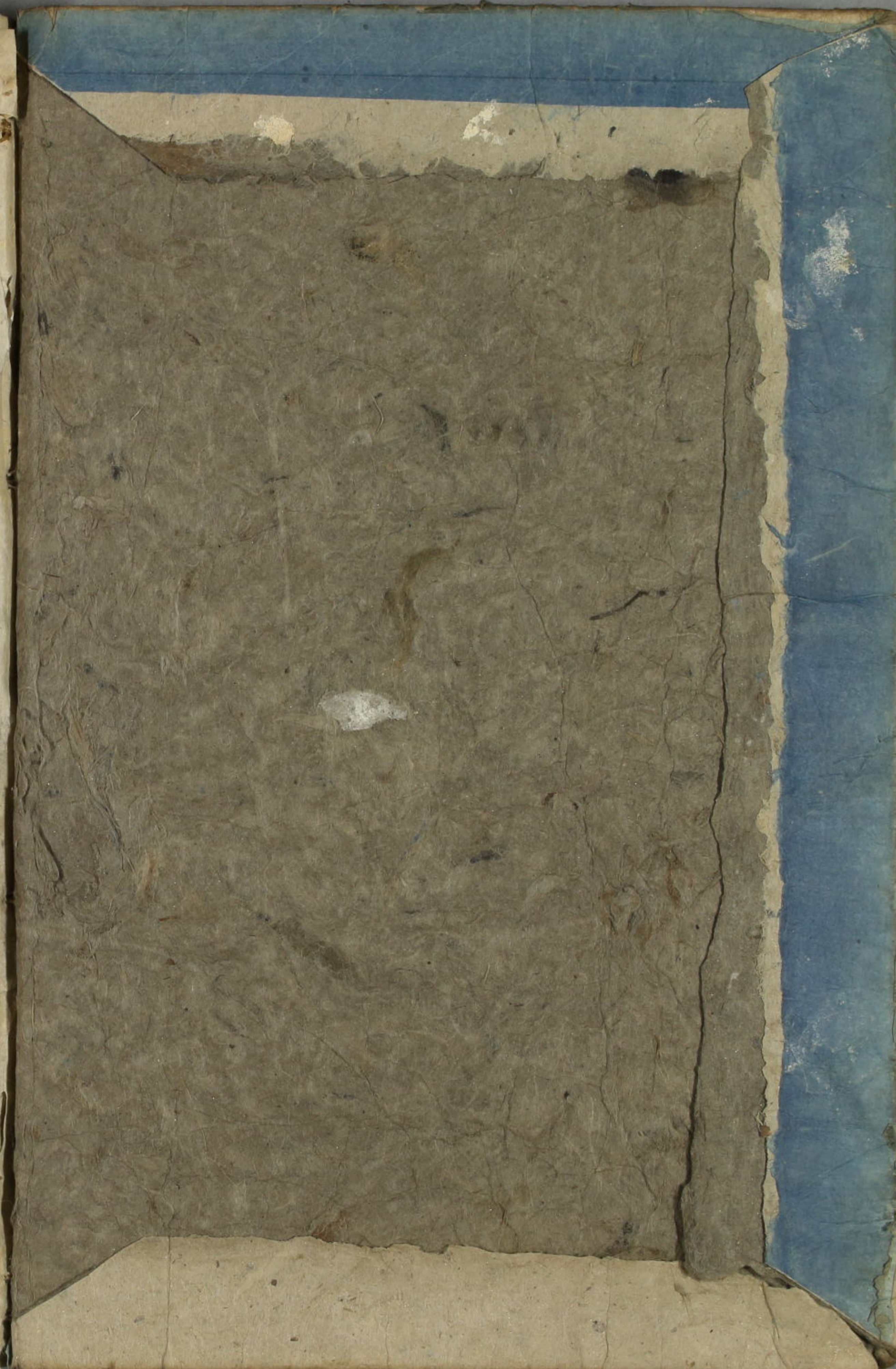


論語



衛靈公
季子
陽貨
微子
堯曰
十九
四

四



論語卷之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一章

朱熹集註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

行

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

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

○子曰賜也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對曰然非與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太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溪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子貢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太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溪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子貢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

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豹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少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豹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豹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

論語卷四

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損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

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

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

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

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主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論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

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去聲。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矣。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孰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

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

以為質知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下
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
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為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為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反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莊以持

然無乘其辰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

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

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

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在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焉者借人

乘之今亡矣夫

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

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

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

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

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

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

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

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貞正而固也諂則不

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

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

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

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史音俞。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

與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一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

冉有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其城

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東蒙山名。先

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

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警者之相也。言一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

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用反。楨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楨。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

世必為子孫憂

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節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

辭

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

之則安之

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

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

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籍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

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莫樂驕樂樂佚

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
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
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
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

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

色而言謂之瞽

躁音竈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
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二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
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
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
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鬥
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
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
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
付與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人言皆天
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誠已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

為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

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

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

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在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

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

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

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

之駟四馬也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九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

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

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

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

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

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

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朱熹集註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

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

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誦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誦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

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喜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注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

公山氏之之

也

〔說音悅〕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

其為東周乎

〔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

無不可有為之時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

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實信敏惠恭則

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為敏則有功惠

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

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彌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

為不善者君子不人也佛肸以中牟畔子

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澆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深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澆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擊乎而不食

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自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太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

也

女音汝下同

居吾語女

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

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

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天音扶小子第字

詩可以興

志發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

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

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之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

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矣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胡氏曰：許昌，斬莪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矣。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

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駭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羹。練冠。緇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器食。自不甘聞。

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

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改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

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奕。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

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

有勇而無

義為盜。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

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

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

稱入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
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
以為勇者惡許以為直者

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許居謁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許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

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為其終也已

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蘓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一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嘯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

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節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

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

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

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

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趣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

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與者為誰子路曰為孔子曰

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天音扶與平聲

執與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

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

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耨

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耜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耜。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豈可絕入逃

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取有忘天下之

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蓆子路問

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

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蔭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蔭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敬之也。知其隱者。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良音嗣見賢遍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

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

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與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

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

之矣

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

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

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與平聲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甚悲哀二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汗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

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令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

○大師擊適齊

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縉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縉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縉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人于漢

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播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人于海

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一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士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木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

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

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

夏。季隨。季駟。

駟。烏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九

論語卷之十

論語卷四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一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容

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

焉能為亡

焉於度反。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

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

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

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

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

也

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

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

衆枝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

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且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

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

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

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一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

溫聽其言也厲

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儼然者貌之莊。溫者

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

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

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

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艸木區以別矣君子

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沓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自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

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

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不若此事之為難。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

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為學

朝音潮焉於度反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為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於度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

尼

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人不見宗廟

牆甲室淺

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抵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

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

言不可不慎也

知去聲責子一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道去聲其生也榮其死也

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緩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和言其感應之妙神

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在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二十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

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

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秦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禹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二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實則得衆信則民任爲政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

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

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

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

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

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

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費芳味反。焉於度反。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而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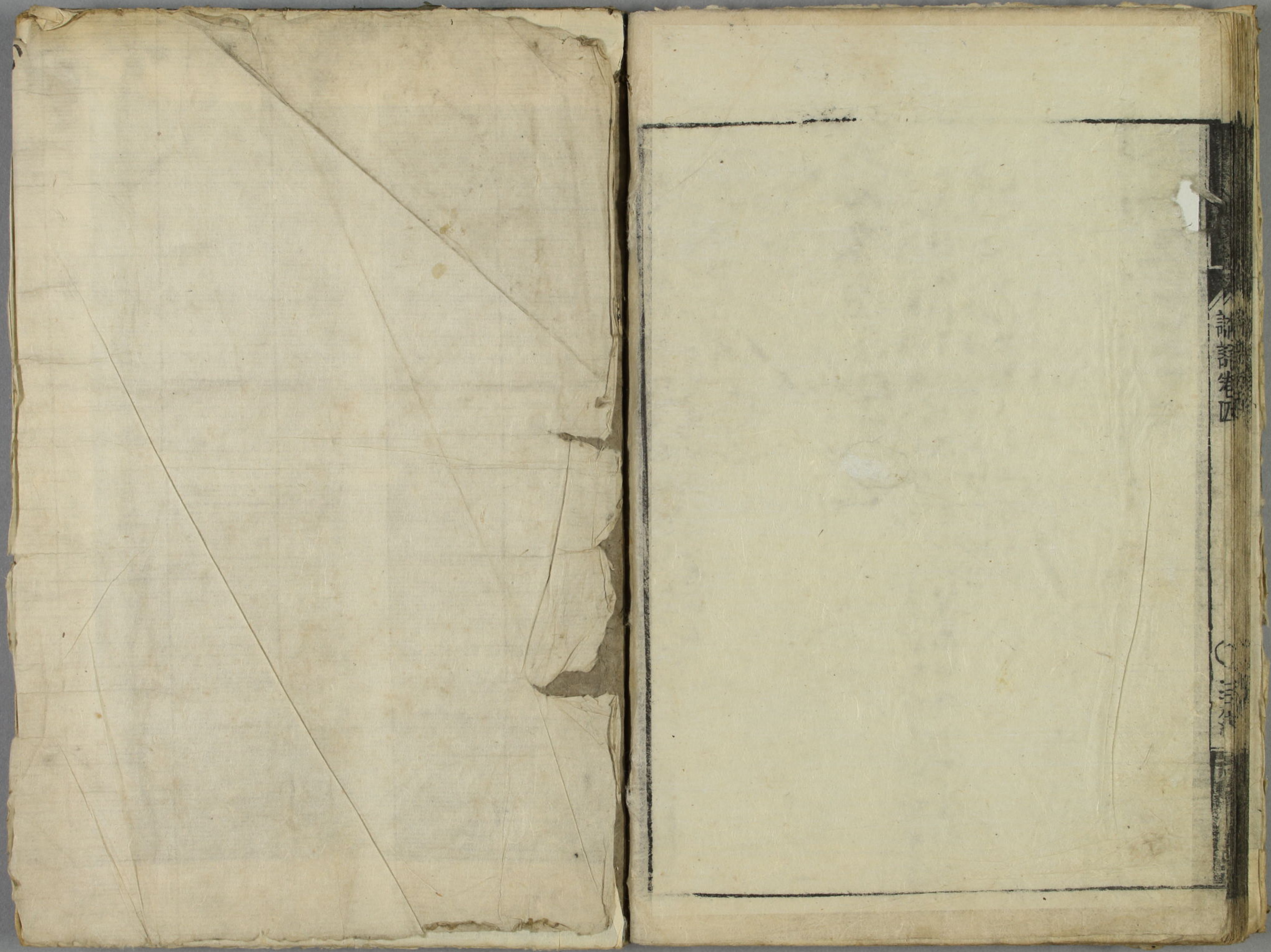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之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終



論語卷四

三

